

- (一) 公诉人指控的所谓“犯罪事实”不成立；
- (二) 指控的罪名与事实没有关联性；
- (三) 庭审违反庭审程序。

庭审无效！

签名：某某某

某年某月某日

白纸黑字，板上钉钉，我师父说了算！

判决作废

一审结束了一一刑期五年。法庭书记员让我签字，我微微一笑，挥笔重重的写上“判决作废”四个大字，并签名并注明年、月、日。

我仰头远望天空，坚定的说：“我师父说了算！”

我知道可能还有我要做的事，我依法上诉到上一级的检察院、法院，又开始了向上一级公检法司讲真相、邮寄劝善信和真相资料。

半年后，二审终结——维持原判。宣判那天正好是“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我给法庭庭长打电话（因为我是监视居住），告诉他：今天是我师父的生日，我不去法庭了，结果我都知道了。我、老伴去和同修一起庆贺我们的节日去了。我们参加集体学法、炼功、交流，叩拜师父，给师父上香。世间表象都是假相，真正的真相是“师父说了算！”我的体悟是师父告诉我：一定平安！并且一直平安！

我在同修家住了几天就开始走出去讲真相，直至今日。

叩拜师尊！ 合十

-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不是搞政治〉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5]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
 [6]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走正路〉
 [7]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佛性无漏〉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MINGHUI.ORG

明慧网

第十四届大陆法会

特刊 [3]

- | | |
|----|---------------|
| 02 | 师父导航 我们不言放弃 |
| 07 | 难中只想救度这些警察 |
| 12 | 三封真相信 |
| 18 | 老人重伤自愈 医生心服大法 |
| 25 | 走出了自己一条讲真相的路 |
| 31 | 否定旧势力 师父说了算 |



师父导航 我们不言放弃

文：山东大法弟子 净心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全世界大法弟子大家好！

值此第十四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现把修炼中的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异地同修被关押 我们配合营救

二零一六年年尾，我地一同修从看守所回来，说还有一个外地同修 B 在里面，情况不太乐观。由于长期不能学法炼功，周围环境比较恶劣等因素，非法开庭时，B 违心的承认自己有罪，希望早点回家。

我和同修 A 商议，既然同修在看守所里和 B 结缘，又让我们听到了这件事，一定不是偶然的，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1] 我们想办法看看如何营救，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因不认识 B 所在地区的同修，我和 A 迅速联系了 B 周边地区同修，让他们帮忙打听 B 被非法关押的原因，反馈回来的信息说不知道此人此事。

我们开始联系 B 的父母。打听村名驱车前往，走着走着，不知往哪走了，脑里闪出一念：找出租车司机。接着就看见一出租司机在路边收拾后备箱，我上前询问，司机半闭着眼睛非常详细的给我描述路线图。走到大约第六个路口，又不敢确定方向了，脑里又闪一念：去加油站。一看旁边就是加油站，我的车还没进站，一辆三轮车加完油往外走，我忙问司机：××村怎么走？司机就像等着我们似的笑着说：跟我走吧，我就去那儿。一路上，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

辗转找到 B 父母家（另一城市），老夫妇听我们说明来意，很抵触与我们配合。我们和 B 父亲说，不管怎么样，那是咱家的孩子，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们十几个人挤在一块侧着身才能

警、特警，声势浩大，戒备森严。公检法、“六一零”、政府机关的头目都亲临现场督阵。开庭前一天就戒严，法院周围的饭店、商店等行业一律关门停业，行人、车辆绕道而行，不许通过。老百姓都笑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八十岁的小老百姓就把他们吓得这样。看来法轮功真了不得！”

开庭审判在常人看来是对大法弟子的案子下结论，而在我看来那是大法弟子揭露江泽民及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与邪恶本质的场所和机会，是弘扬大法、展现大法庄严神圣和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正气的风范的时机，是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大好时机。谁主沉浮？大法弟子是主角。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为正义而来的，为成就大法弟子的一切而创造的。

大法弟子才是法庭的真正主持，大法弟子也布下很大的正的能量场。法院周围远近都是大法弟子，连腿有残疾的都拄着拐杖来了。邪恶也是除法院外戒备森严，内部楼上楼下各层楼庭内庭外全是警察便衣。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

中共的庭审只是走过场装门面，似乎过场走完了，他们的迫害就是“合法”的了，就可以随意判决了。所以千方百计就是不许律师和当事人讲话。庭上自始至终就是一句话：什么“遵守法庭纪律”！提什么问题就是“记录在案，庭下再议”。根本就不让你说话。庭内黑浪滚滚、邪恶气焰嚣张，警槌敲得乱响，“遵守法庭纪律！不许讲话！”的叫喊声嘶力竭，甚者帮凶们拽住衣领把律师拖出法庭。

庭审开始我就郑重的对他们讲：“我没有犯法，你们指控的事实不成立，你们的行为是对我的陷害！刑法三百条不适用我，而恰恰适用于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和执行江泽民错误的人。你们不应该坐在这里，应立即回避！”

此后我不回答他们任何问话。找机会委婉诉说我的修炼经历和中共迫害我的事实。

庭审草草收场。书记员叫我签字，我当然得签字，因为他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说了算！在庭审笔录上我郑重的写上：

迫害也是为了考验你们做铺垫的。”[6] 我的体会是，迫害发生了可不是叫你非得去受苦受难，而是叫你思考，向内找哪儿没听师父的话，哪个地方不合法了，出了执着了，找出来，去掉它，这不就是提高的机会吗？这不就是好事吗？还是什么迫害呀！就拿我来说吧，高傲、固执、情、欲、色、贪图天伦之乐这些都是为我、为私，私是产生这些执着的根本原因。而这些执着又是这次被迫害的根本原因。那我就紧紧抓住这个“私”字、“我”字，在今后的修炼中，只要沾到对我有利的，我就不要它、躲开它、清除它，只要沾到我字，我就要警觉了，那些个高傲、固执、情、欲就远离了我。只要这个事与我与私没有关系的，而是为他的，我就义无反顾的去做，这不就能修成师父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7]吗？不就提高上来了？这不就不是迫害而是提高的台阶吗？

三是救度众生的机缘。如果我承认这场迫害，不仅会给我带来真正的麻烦，苦难，还会使很多涉及到此案的公检法司和其他有关人员对大法犯罪而带来苦难或凄惨的下场。所以不能承认这场迫害。破除、解体这场迫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找出自己的执着去掉它、归正；再一个就是向公检法讲真相，唤醒他们良知，不去助纣为虐。这两方面都做到了，这场迫害才能真正解体。所以这场迫害，大法弟子是主角，是救度众生最好机缘，是展现大法弟子辉煌最好的时机。我是这样体悟的，也是这样去做的。

这样我带着老伴（同修）开始去公安局、司法局、法院、政法委、“六一零”、信访局、市政府、党委、人大等等部门讲真相，他们不见我，我就到住宅去找，不见就在门口守着或半路上等着，再者就大量写劝善信、邮寄真相资料，一封封劝善信、真相资料飞向市政府各个部门。

庭审无效

我的案子经过四次开庭都草草收场。公检法、“六一零”动用了大量警力，还调用了地区和外县、市的警力几百名的武

睡觉，您也一定于心不忍。考虑老人的承受能力，我们只说了B在看守所里的部份情况，B的父亲说在里面呆着吧，省得回来再出去发资料。

我们又和B的母亲（同修）交流，B母亲含泪告诉我们，B刚被抓时，他们老两口数次坐车往返于两地，B父亲手里拿着宪法规定信仰自由的农村法律手册，挨个部门找，邪党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互相推诿，可怜两位老人辛辛苦苦跑了四个多月，孩子一面没见着，也没有一个人肯为他们说话，老人实在是跑不起、跑不动了，心灰意冷、心寒至极。老人常絮叨一句话：没法啊。

我们深深理解在这个世风日下、唯权、唯钱的社会，老人的那份心酸、无奈，看着身心交瘁、老泪纵横的二老，我们也很难过。我们和B的母亲交流，营救家人同修，不管多难不能放弃，师父慈悲众生，咱们得继续去讲真相要人。

后来，我们又辗转联系到B所在地区的同修，和B父母所在地的同修，加上我地同修一起，三地同修整体配合拉开了正邪大战的序幕。

师父导航 勇往直前

我们和B所在地区小组的同修针对此事，从法上做了交流，小组同修表示会努力配合发正念。

同时了解到B的小组同修以前多次找过B的丈夫（未修炼法轮功），给他讲真相。为让B早早出来，B的丈夫给B请了律师做有罪辩护，希望法院能少判轻判。B的丈夫托关系找人投入了很多，近一年了，却没有任何音讯。

我地一名八旬的同修决定和B的母亲一起再去要人，B的母亲勉强同意了。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到达关押B的城市，老年同修奔走于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看守所、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大门口不让进，老年同修就给看门的讲真相，个别的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几个部门走下来，最后都没能进去。返回的路上，B的母亲唉声叹气：“我就说不该来吧，

我都来过多少次了，你看看，让你进吗，谁搭理你啊？”同修间也出现微词，有的认为白费力气，没有用。我地也有同修说，那是人家地区的事，咱地区还有很多事要做呢，还有同修善意的劝我不要跨地区协调等等。

沉思过后，我和同修 A 又一次去 B 的父母家。路上，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打着旋的打在车前玻璃上，雨刷快速的清扫也看不清前面的路。走着走着，突然就晴空万里了，前一步后一步间，漫天飞舞的雪像从中间齐刷刷的一刀切开了似的。再走一段路，又是暴雪迎面的场景，然后又是从上到下一刀切开，前进一步，万里无云，退后一步，满天飞雪。我当时悟到是师父点化：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不管前面的路多难，一定会柳暗花明。

见到 B 的父母，两老人说，这么老远，不用来了啊，没有用啊。我们嘘寒问暖，表示了对老人身体的关心，对老人的理解。师父要求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因我是上班族，所以，我想下午上班前赶回去，尽量不请假。同修 A 觉得来一次不容易，还在和 B 的父母说着，我一看都到上班时间了，就起了急躁心，说话声音也不对了，脸色也不好看了。同修 A 没有一丝怨言，默默的和我往回赶。下午三点半到家，我赶紧打电话请假，同事说，领导不在家，班上没什么事，你不用过来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师父在帮我看着呢。我很内疚，想想同修 A，六十多岁的人了，放下家里事，为了我工作时间方便，随叫随到，我为自己的人心浮动感到愧疚。

接下来，我们委托当地律师去会见 B 同修。开始时我们给 B 抄写了一些师父讲法，请律师捎进去，律师大为恼火：我不能为了一千元钱（会见费用）丢了自己的工作。后来和律师达成协议，捎进去六个字：坚定、正念、否定。虽然我们给律师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但目前律师还不能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律师会见回来后，我们给律师留下一些从法律角度阐述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的真相资料，希望她能明真相，有个美好的未来。

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人神共愤！我在劳教所亲身经历见证过狱警用数十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现在揭露出来的，对女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手段更令人发指，没法言表。他们把女学员扒光衣服在犯人中间用电棒浑身上下乱电，取笑凌辱！就连有的犯人都看不下去愤怒的走开，有的骂狱警是畜生！你听说过监狱把男女犯人关在一块的吗？在江泽民对法轮功杀无赦的指令下，马三家劳教所就把尹丽萍、邹桂荣等九名女法轮功学员关进男牢房。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下，姑娘，你想想，她们的遭遇会怎么样？无法想象！……”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往下淌，她连忙拿纸给我擦，我说：“我们都是女人生的，谁没有母亲？谁没有妻子？谁没有姐妹？谁没有七姑八姨的？如果这事发生在你的亲人身上你会怎样想？能不说一句话吗？”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好象空气都凝固了。我们谈话也就结束了。她站起来搀着我走出检察院，一直送到车站，一再叮嘱：“您千万要保重，上下车要注意！不要再跑了，我知道了。”

过不多久，主管这个案子的人换了。

我是主角

在检察院讲真相后，我就开始了向公检法司讲真相的旅程。在洗脑班两个月的背法发正念，为我学法、发正念打下了基础，回家后，更抓紧学法、发正念。面对这场迫害我也认真的思考如何对待。当时我有三方面的认识：

一是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迫害的存在。师父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它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从根本上否定它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它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它们造成的魔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它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它们本身的魔难表现也不承认。”[5] 我的理解是必须从观念上改变对这场迫害的认识，宇宙大法可不是非得在迫害中魔难中才能提高才能圆满的。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迫害的存在。

二是修炼提高的台阶。师父说：“其实旧势力安排的邪恶

我接着说：“你们所指控的罪名和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关联性。不管有多高法律知识的人，谁也说不出来我是如何破坏法律实施的，更说不出来我破坏了哪一条法律，这么浅显，又这么明显的错误，谁都心知肚明，为什么明知故犯呢？因为惧怕江泽民集团和‘六一零’的权势，怕自己身名利益受到损失，所以硬着头皮干，有的昧着良心干，但没有想到天理不容，人间道义不容，公务员终身负责制不容。‘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呀！”我又接着说：“姑娘，我们在法庭会见的，在法庭上我就抠住法律条文，我是怎么破坏法律实施的？破坏了哪一条，叫什么名，我就抠这一条，你能说出来吗？说不出来你怎么下台？再说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准则做好人，你冤判了好人，你不是滥用职权惩善扬恶了吗？你良心过得去吗？法轮功是修炼佛法的，你迫害修佛的人那神佛能饶你吗？我再告诉你，迫害法轮功这个大案早晚要清算的！谁也跑不了，天网恢恢呀！”她静静的听着。

我又接着说：“谁害了你们？是江泽民；谁来救你们？是我们法轮功学员。在当前形势下，我理解你们，更同情你们，在当下主持正义、仗义执言很困难。但是如何把握处理尺度还是有余地的，那就看人的良知与道德了。姑娘，你明白了吗？再说执行上级错误指令，本人也要负责的。”

她张了张嘴没出声。但从她的目光看得出她对我讲的是赞同的。

我说：“至于真相你是蒙在鼓里的，法轮功遵循‘真善忍’准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会做出伤害他人、伤害社会的事来，法轮功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若不好，能有那么多人学吗？是江泽民为了自己权势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以便使他的迫害合法化，他甚至曾经动用国家四分之一的财力开动所有国家机器疯狂、残酷的迫害法轮功。至今已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现在无法统计。更残忍的是：不打麻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干出了这个星球

我们在和律师接触过程中，每次都会给她不同内容的真相资料，包括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精彩辩护词。我们善意的告诉她好好看，你的善念、善行、善举定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好运。又一次委托律师会见，律师拿着我们为B准备的师父讲法，二话没说就去了看守所。

这次会见的人比较多，原计划上午的会见只好改成下午了，可是下午我还没请假呢。我的心刚要急，一下子想起来，不能动心，一切有师父，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我可不能再上当了。下午四点回到家中，拿起电话请假，班上说，啥事没有你去逛街吧。我眼眶一热，双手合十：有师父真好！修炼真幸福！

几次会见后，同修B在看守所里的正念越来越强。这时律师打来电话说，法院方面怀疑B的转变与她有关，律师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恰逢此时看到明慧网交流文章《与律师接触中展现大法弟子的胸怀》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会考虑他们的安全，在我的角度，哪怕是自己同修的案子拖一拖，哪怕是少接见狱中同修一次，都希望他们保持好心态做好心理调整再开始下一步，不愿他们有损失，也不愿他们路途折腾奔波，这样才能更有效率，更相互信赖。安全问题是师父一再提醒大陆大法弟子的，同样包括有正念的众生，哪怕是我们的事耽误一些，都不愿让律师冒太大的风险。

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一路提醒、一路点化、一路导航。我拿起电话真诚的和律师说：“虽然我们十二分的想去会见，但是，如果对你的工作和生活哪怕是有一丝一毫的影响，我们宁可不见。”电话那头，律师怔住了，然后，和我约定了会见时间。会见完毕，我赶紧向律师打听同修在里面的情况。忽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我看似为律师着想，为律师的人身安全着想，那律师出来后，我为什么满脑子都是同修怎么样了呢？为什么没有先问问律师：你没事吧，看守所没有为难你吧？我悟到，一个生命要做到无私无我，完全为他的境界，不是学样学来的。那是修炼者法中升华的体现，是一个生命同化了大法后，法的威力所为。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们大约是第六次驱车到B父母家。那天雨雪交加，前一天夜里的积雪还没有化，路面锃亮。同修A因不会开车，没有考虑路况，指引我走了一条非常险陡的盘山路。我开车技术也不太强，面对大上坡、大下坡、急转弯，我双手紧紧的握着方向盘，求师父加持，二档的速度、脚一直踩在刹车上，我感觉双脚有些麻木，大腿僵硬，全身肌肉紧绷。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好不容易看见平坦的路了。

B父母见到我们，非常吃惊。我们再次说明，我们和B素不相识，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是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得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家人回家。B的父亲非常感动，说：这年头，只有法轮大法弟子才能做得到啊。

下午，我和同修A驱车返程，雪还在下着，傍晚我们快到家时，本应该是夕阳西下的晚景，却出现了艳阳高照的场景。我一下子想起师父的法：“天清体透乾坤正 兆劫已过宙宇明”[2]，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往前走，不放弃。

整体配合 同修回家

B的母亲开始给看守所所长打电话讲真相，虽然遭到训斥、责骂，但我们一直沟通、交流，相互鼓励，不断从法中归正。我地同修又配合给负责此事的法官打电话讲真相，法官一开始态度恶劣，打官腔、说官话，不让同修说话。在同修们慈悲、善念救人的能量场下，在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心下，法官的态度开始改变。有一次非常认真、耐心的听同修讲了六、七分钟真相后说：我会促成近期再开一次庭。

二月中旬，在B所在地区的法院一审二次开庭。庭外，B的父母所在地区、我地、B所在地区有很多同修来声援，前去近距离发正念。庭审现场，法官让B认个错，马上可以和年迈的父母回家，B的丈夫给请的不明真相的律师也在一旁帮着法官说话。B不被一切所动。通过和结缘同修的交流切磋，一次次带给她师父讲法的正念加持，这回在庭上，B堂堂正正、义正词严的说：信仰自由，信仰法轮功无罪。无论法官怎样诱导

忙，时间很紧，我就直话直说吧。我快八十了，修炼法轮功十几年来无病一身轻，坏的习气、暴躁易怒的脾气没了，人世间的吃、穿、住，名呀、利呀、情呀，已成过眼烟云。就想在有生之年多为人、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善事，多讲点真相、多救点人。今天来是为你而来，为你好而来的呀！”

“是吗？”她有所不解。

“你办过很多案子吗？”

“这个社会太乱了，案子也太多了，打、砸、抢、偷、骗、赌、嫖、贪污受贿，五花八门我都遇到过。”她似乎挺自豪。

“这些败坏社会危害人民的给他们一些惩罚，你也是做了好事，惩恶扬善嘛！”

“谈不上。”她说。

“这些案子中有法轮功学员吗？”我问。

“没有，还真的没有。”她略加思索。

“这些案子中的行为我一点也没有啊，你咋还要起诉我呀？”我问她。

“您不是发短信讲真相吗？那可是触犯刑法三百条啊！”她满有理的说。

“那咱们就说说三百条好吗？”我说。

“行啊！”她说。

我说：“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利用权势滥用法律，把整个公检法司系统沦为了犯罪系统。我简单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了。因为你是懂法律的。公安局给我定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而我的‘犯罪事实’是发短信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知道谁在人生旅途中会遇到什么灾难，地震、瘟疫、水灾、火灾的？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无边，你真心相信佛法，在灾难中就能得到神佛的佑护，就能逢凶化吉。你信也好，不信也罢，对你，对谁都没有损失和伤害。更不可能破坏了哪一条法律不能实施。这是太简单的理了。你说是不是？”

她没有回答，若有所思。

是那样的美好，清亮，什么都那么可爱，对“转化”我的那些人中的头目、帮教充满了怜悯与可怜。洗脑班主任问我恨不恨她？我微笑着说：“我恨不起来！”我告诉帮教，我师父说：“我也告诉世人一个真理：神佛下世、正法开传，一定会有乱魔干扰。各种传说、各种宗教流传的事也许正在发生着，不要被人的观念挡住你的真性，更不要对走在神的路上的人犯罪。”[3]对洗脑班所有人，头目、帮教、勤杂，我都乐呵呵的和他们打招呼说话。他们也愿意和我说话。

屋子里苍蝇往身上落，有时被我打死了，心生慈悲后对它们说：这个屋子很宽敞，你们尽情的随便玩吧。可不要捣乱啊。说也怪，苍蝇再也不往我身上来了。洗脑班酱菜是随便吃的，但我从不浪费，剩下的我用纸包起来下顿再吃，从不要新鲜的。屋子所有东西我擦的干干净净的，叫它们和我干干净净的住在一起。

给检察官讲真相

两个月后我身体出现病业状态，国保送我回家，所谓“监视居住”。

两个月的全身心的背法、发正念，念“法轮大法好”，身体轻松头脑清醒，心里似乎空空的，看哪都好。我知道是师父洪大慈悲，大法无边，解体了后天形成的高傲、自我、自私、贪欲、情、色等等败坏的物质。

案子到了检察院。面对即将的非法起诉审判，我没有一点儿对公检法人员的怨恨。反而升起对他们的怜悯。师父说：“其实受害最深的是世人。这些邪恶的生命是想利用这场迫害断了未来世人的命。所以呢，我们要慈悲世人，要去讲给他们真相、救度他们，不要叫他们在法正人间的那一刻中被淘汰。”[4]

遵循师尊的教诲，我带着老伴来到市检察院。找到了主管起诉我的公诉人。

公诉人是个年轻的女检察官，我们在一个房间坐下。我慈祥的看着她，她微笑着看着我。我说：“姑娘，我知道你们很

B认错，B就是坚定正念，全盘否定。

休庭后，三地同修交流并达成共识：不能放松，整体配合邮寄真相信、打真相电话、发正念、近距离发正念。我地同修再一次给刑庭庭长打电话，庭长说，让她们别再寄信了，别再打电话了。同修悟到，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受不了了。

几天后，B堂堂正正的由家人接回家。解体了邪恶欲非法判B一年零六个月的阴谋。

当看到B走出看守所的刹那，我的泪水夺眶而出。B没有和我们说话，因为她不认识我们。我心里就是一个念头：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B回家后，我们又去了一次B的父母家。见到B的父亲，我说，大叔，法轮大法好！大叔眼睛眯成一条缝，憨憨的笑着：真、善、忍好呢！那是一个生命见证了师父伟大、大法神迹后发自内心的感叹！

感恩师尊！合十

感谢同修！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劫后〉

魔难中只想救度这些警察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今天看到明慧网的法会征稿通知，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要流下来。前些日子我好像是刚从生死大战场中回来，几经生死，终于从新启程了。

上次从魔窟闯出来后，邪恶势力不甘心，还在暗中跟踪我，我不得不离开家，离开单位，在外面长时间流离失所。这些年失去工作，失去自由，虽然三件事也能做，但不能堂堂正正的

证实法和救度众生。我意识到应该改变这种状态，应该从新走出去，堂堂正正的证实法，用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

我静下心来，发出了强大的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宇宙护法神，谁也别想动我！我要走出去，我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救度那些有缘人。

我心里很清楚，这次走出去无论是去单位报到，还是去警察那里办事，我的基点是救人，然后才是个人的问题。长期以来，邪党警察一直在通缉我，我这次去单位报到，面临着危险。

以前在劳教所里，警察真是极其邪恶、极其疯狂的想把我逼死、逼疯，他们用种种酷刑折磨我，用极其残忍和非人道的手段伤害我的身体和神经系统（不留外伤）。现在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这次走出去也面临种种风险，何去何从，严酷的现实，生与死的魔难，我必须去面对。

这些年邪恶势力的残酷迫害使家人非常害怕，妻子（未修炼法轮功）一再嘱咐我：在外面什么都别说，人家问还炼不炼，绝对不能说还炼，千万别让警察再抓去。家人之所以如此害怕，是因为我每次从魔窟出来，几乎都是处于九死一生的状态，能否活下来都不敢说。

虽然家人非常担心和害怕，但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那一天，我和妻子一起到单位报到。果不其然，第二天就来了几个派出所警察，要把我带走。我的妻子问他们：“我可以一起去吗？”警察说，“可以。”没想到柔弱的妻子要跟我一起去，她那目光中透着淡淡的忧伤，也透着某种坚定和勇气。

在我痛苦艰难时曾经跟她说的那一席话她可能牢记在心：“哪怕你不说话，只要站在我身边，默默的跟我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样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坏人就不敢轻易动我们了。”这次妻子好象打定了主意。

我们到了派出所。警察让我们先坐下来等着。我继续发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谁也别想动了！我要救度这里的警察。这里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全部解体！”

我心想，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可能告诉警察基本真相，让他

好。她来到我家后，我家的气氛也活跃了，家务这些事儿我也不操心了，修炼上也有了顺风车，有什么不解的，有什么事儿不知道怎么做的就问问女同修。做三件事也有了帮手，我心里很高兴。

我这个人受不了别人的恩惠。对她又崇拜又喜欢。我们没有女儿，就把她当作女儿一样来对待。这就大错了！后来索性就在我家当了保姆。

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了人的不好的东西，情、欲、色也慢慢的滋生，并开始出来骚扰我了。修炼人毕竟不是常人，我们急忙学习师父有关方面的讲法和明慧网有关方面交流文章，清除这些不好的物质、归正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纯净自己言行，高度警惕，越来越纯净。生活、学习、三件事还是那样的和谐平静。但这种和谐、平静还是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违背了男女同修不能久居在一起，男女有别的道理。修为上也没有象一个修炼人斩钉截铁断然分开，斩断情魔；还是被常人的情、贪欲（天伦之乐）拖住了。这是我被绑架的根本原因。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汗颜，泡在大粪坑里还想去掉臭味，那可能吗？

发正念

我找到的这三个执着是我修炼路上必须去掉的，含糊不得，我决定长时间发正念清除。发正念是师父教我们的，是师父洪大慈悲在这特殊的正法时期，利用佛法神通叫弟子提高升华的一种方式。我就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除炼功、背法、吃饭，小睡，就是发正念，一发就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结印清理自身，立掌清除邪恶，轮番的发，中午不休息，夜里也不睡整宿觉，最多三、四个小时，一般都是二至三小时。就是一个念头：邪恶不清除干净，正念不停。

心生慈悲

一天，我背完《洪吟》〈圆满功成〉：“修去名利情 圆满上苍穹 慈悲看世界 方从迷中醒”，突然感到我所在的空间

也能想起来了。“转化”班睡觉时间没人管，我也舍不得睡，中午更不休息，一天就是两件事：念“法轮大法好！”和背法。

向内找

连续的长时间背法，一段时间后，觉得脑子越来越清醒。我就开始反思、向内找，象放电影一样详细回忆我整个修炼过程，发现有三个执着：

一是只干事，不实修。我一走进大法就把常人中的责任心、干事心、对人的热情、忠诚无私、不怕苦、不怕困难等等的思想行为带到修炼中来了。大法这么好，师父这么好，我能不忠心耿耿吗？所以一走进大法就把全部精力放在大法上了。只要是大法的事，无论大事小事都勇往直前。从一九九九年进京护法到建立大型资料点、普及小型资料点、安大锅、推广真相手机、协调、营救同修，等等，都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危险的去做，整体有什么问题，同修有什么需要都装在脑子里。一味的干事、干事，就是不能踏实坐下来一会儿多学学法，修一修自己。

二是很自我。具体表现：由于人表面行为得到同修的赞许，欢喜心一起，自我的表现行为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大。长期以来只是自己主持协调，就是独断专行听不进别人意见，一说就炸，碰不得。

三是对人世间的情和享乐的执着。二零一三年，一个五十岁出头的女同修来到我的身边。我帮助她找房子找工作。有一个时期，我老伴儿出现了病业状态，她下班后，来帮助我老伴儿学法发正念，再回到住处。时间长了，我们老两口觉得她太辛苦了。就叫她搬到我家来住。（我家的住房大，一百多平米，三个卧室）。女同修法理清晰，脾气好，温柔、善良、勤快，屋里屋外收拾的干干净净，做饭炒菜又快又好，我们一块学法发正念，做三件事。她常常在法理上和我们耐心细致的交流。我们有的时候做的不好时，她就平和的提醒我们。女同修是大学毕业，有才华，聪明能干，干事认真细致，做的资料又快又

们知道大法好，大法和大法弟子是被迫害的，这样他们才有得救的希望。

接下来是一批一批、一次又一次的正邪交战。派出所、分局、市局、办案中心、国保等等，各级警察的盘问攻势纷至沓来，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表面看来这一切似乎很平静的进行着，我心里很清楚，这是正邪交战，就像师父说的，“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1]我来这里是为了救度这里的警察，而不是带着仇恨的心理对着他们，我的这一念纯正，那这一战我一定能打赢。相反，如果我的一念不正，带着仇恨的心理，或者带着怕心，哪怕是一点点的怕心，可能从新陷入魔掌。旧势力正在虎视眈眈的盯着。

师父说过：“修炼人没有敌人，谁也不配做大法的敌人，揭穿邪恶是为了制止行恶为目的。”[2]邪党恶警们曾经那么想弄死我，想把我逼死、逼疯，用种种酷刑折磨我、伤害我的身体，但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的敌人，是他们背后有邪恶的生命和因素。我要把他们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全部清理掉，然后救度这些警察。

警察们盘问我的时候正是讲真相的机会。警察们要做笔录，让我签字。我心想，如果是我讲的真相内容，如果是没有违背大法的内容，没有不利于大法弟子和众生的东西，我就可以签字。因为这也是救度警察和众生的机会，给他们留下我用真实姓名写下的真相资料；否则一律不签字。

不管哪一层、哪一个级别的警察，我都一一告诉他们：法轮功教修炼人按真、善、忍修身养性做好人，还能祛病健身，法轮功是正法大道，不是邪教。特别是告诉他们，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正式认定的邪教有七种（厅字五十号文件），其中没有法轮功；公安部正式认定的邪教有七种（公通字三十九号文件），其中也没有法轮功。也就是说，中央和中国政府正式认定和明确的邪教有十四种，其中没有法轮功。《刑法》第三百条也没有明确规定法轮功是“邪教”。

我明确指出：把法轮功扣上“×教”的帽子，这是江泽民

对公民信仰的诽谤和栽赃陷害，是严重的违宪行为。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把法轮功诬陷为“×教”（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紧接着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立即追随江泽民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诬蔑法轮功。江泽民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不是法律，可中共控制的全国上下的一言堂媒体竟然像“文化大革命”一样，掀起了又一场灭绝人性的政治运动。

讲到这里，我发现很多警察似乎都不知道中央的那个“厅字五十号文件”和公安部“公通字三十九号文件”。他们说：“是吗？还有这种文件吗？我回去查一查。”有的警察默不作声，好象明白了什么。

为了救度警察，我告诉他们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还告诉了他们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一项决定。我说，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的中央《决定》有两项重要内容：（一）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现在现政权强调“依法治国”，相信现政府的公正人士一定会严格查办真正的违法犯罪人员。

我告诉警察们，“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最基本原则。中央的正式文件也好，中国法律也好，都没有明确规定法轮功是“×教”。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错案责任将来一定要倒查问责。

天虽然已经蛮晚了，正邪之战继续进行着。有一个警察跟我说，我们还要去一趟“执法中心”，去一会儿就回来。

不管去哪儿，我已经没有怕心了。我心里装的是大法，装的是众生，装的是大法弟子的真诚心愿：尽量多救度这些警察和有缘人。

走到门口一看，妻子依然站在那里等着。她看到警察们又要把我带走，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伤心的哽咽起来。我的鼻子一酸，紧紧抓着妻子的手，告诉她：“结局一定是最好的，

否定旧势力 师父说了算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年近八旬。二零一四年四月我被绑架后关到地区洗脑班。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在邪恶的环境下，内外干扰很大，脑子乱七八糟，想背法，啥也想不起来了。突然“真、善、忍”三个字一闪，是啊，那我就念“真善忍好！”我脑子里装的都是“真善忍”，都是法，那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地方呆吗？我立刻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开始了长时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说念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什么东西都蹭蹭往脑子里钻，有时刚一张嘴要念，思想“唰”一下子溜号了，刚收回来又跑了。这哪行啊，我就非常坚定的对这些干扰说：“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1]，我要的是“真善忍”，其它啥我也不要！干扰越大，我念“真善忍”的声音就越大，有时甚至是在喊。

我就是这样使劲的念呀、念呀、念呀、念，不知念了多长时间身体发热，浑身很舒服的，好象这个世界就我一个人一样，眼泪哗哗的流。我想，那可能我本性的一面在感恩的哭呢。在这儿，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除吃饭、去厕所、夜里小睡一会儿外，就是一遍接一遍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背法

一连念了几天“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后，身体感觉轻松了，脑袋也清醒了。心想：要想走好以后的路，就必须学法，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2]我就开始背，想起一句背一句，想起两句背两句，想起一段背一段，来回背、专心致志的背、一个劲的背，越背越熟、越背越想背、越背想起来的就越多，《论语》、《洪吟》、《精進要旨》、《转法轮》的片段有的

之心，将其好友和手下大小头头脑脑三十多人（其中有律师、派出所副所长）带到我的身边，我当机立断，给他们分别起名，按人表态，集体办理了“三退”。那位老板的公司现在越办越红火。

听过真相，相信大法好的人都是受益的人，他们也在相互传播着大法救人的神奇和美好，有的直接为法轮功学员打抱不平，真心为大法做善事。

今年夏天，一名常人科级干部赶集时，目睹一名女同修向世人发真相资料时将拾到的二百元钱当场送交给失主。当时这位干部感动不已。后这位同修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非法关押到派出所遭受迫害。正巧这位干部去派出所办事，惊见同修被关押，当即找到绑架迫害她的警察说：“这位炼法轮功的大姨是个好人。我在集市上亲眼看见她将拾到的二百元钱给了丢钱的人。如果这样的好人都受到迫害，天理不容啊！恐怕谁迫害谁遭天报！”

当那些公安警察了解真相后，立即将这位同修释放回家。随后我给这位做好事的干部写了几幅字作为感谢。他的妻子说：“不知为什么？我先生就是愿意和你在一起，说你和其他人不一样，与你在一起感觉舒服。”这位正直的干部也亲口对我说：“以后有法轮功（学员）被抓你告诉我，我是检举公安的兼职记者。”从其身上我看到世人在觉醒。

以上点滴，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是慈悲伟大师尊加持我救人的真实展现。我只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事，说白了，其实就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做的、师父给我的。

师父告诉我们：“做好你们要做的，机缘难得啊！珍惜这一切吧，不会再有第二次了。起任何心都会使你在半途被毁掉！什么心都不要去想，都不要去执著，你就做你大法弟子应该做的，美好的、最伟大的、最辉煌的一切就在等着你们！”[1]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一定等着我。”一个警察看到我俩的动作和妻子悲伤的表情，轻声说了一句：“好像是……”

警察告诉妻子，我们很快就回来。妻子问：“我可以一起去吗？”警察说：“可小车装不下那么多人怎么办啊？”这位警察说话很客气，说：“你放心吧，他很快就回来。”

在去“执法中心”的路上，我坐在警车里，突然发现有两个小小的东西一闪一闪的亮着灯，左右一边一个，他们好象在全程录像、录音。我心想，很好，看到的人和听到的人越多越好。

我在车上给警察们讲贵州“藏字石”。我说，石头都说话了！请你们一定要看看那个大石头，上百度都可以查到的。这可不是我们法轮功弄上去的，都是国内公开的东西。百度不是我们法轮功的，贵州也不是我们法轮功的，那大石头可是真的。二亿七千万年前的石头，五百年前断裂时上面出现了六个大字。可现在人们只敢说前面五个字：“中国共产党”，第六个字都不敢说，为什么，因为第六个字是“亡”字，六个字合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亡”。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去考察两次，结论是天然形成。你们自己上网去看看。

在公安局给警察做“三退”好象不方便，那些警察开始只是静静的听我讲，然后差不多的时候就说：“好了，你歇一会儿吧。”也许是我的心性还没到位，这方面做的不好。后来我只能给警察们讲其他的基本真相。

那位警察说的“执法中心”原来就是“办案中心”，所谓“一站式”办案中心。他跟我说：“你的案子可能是两个结果，一个是放你回家，一个是取保候审。”他的意思是告诉说，我可以放心，我马上可以回家了。

在“办案中心”他们好像对我做了“一站式”全面调查，从派出所、分局、市局到办案中心，各级警察的盘问攻势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又把我带回派出所。我不知道具体结果是什么，只是继续给警察们讲真相。

已经很晚了，最后又来了两个国保警察。虽然“办案中心”

30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已经没事了，但国保警察似乎不甘心，他们还想最后插一手。我想可能他们也是来听真相的。于是我又给他俩讲真相，给他们讲中央办公厅文件和公安部文件有关 X 教的文件，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执法犯法。

看他们的态度，他们是想要把我带到他们那里去。我当然没必要跟他们去，很严肃的问了国保警察：“您是我的办案负责人吗？我可以问您的尊姓大名吗？”他一句话不说。我平静严肃的说，“现在中央决定要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您能终身负责我的案子吗？将来肯定是要倒查问责的。”他的表情有点紧张，仍不说一句话。后来他们之间低声说着什么。我知道我的话已经打掉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

快到半夜了，警察说：“走吧。”我问：“去哪儿啊？”他说：“你爱人不是一直在等你吗？”警察们都没再说话，默默的把我送到门口。

我对警察们说：“谢谢你们，善待大法弟子会有好报的。”

出门一看，妻子孤零零的身影依然在不远处。看到我出来，她马上过来拉着我的手，我俩挽着胳膊，慢慢往家走……

向慈悲伟大的师父 合十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

三封真相信

文：山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各位海内外同修好！

想到去年我完整的看了上届法会的每篇交流文章，感到受益很大，每年的大陆法会确实是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交流提高的平台，于是自己也有了参加这届法会交流的愿望。

这两天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和“六一零”、公检法人员

但不久有人把我举报到公安局局长那里，说我写字时公开讲“三退”反党，要局长处理。结果被明真相的人挡住了，有朋友捎信给我：让我注意安全。其实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帮我脱险。

我只要坚定、理智的走在正法的路上，无论我到哪都有明真相的常人朋友帮助我协调，安排写字的场地，落实听真相的世人。

我结交的一位大老板中，有个挂靠某省厅的下属董事长，其人正直、多才、朋友交往广泛，他的一些朋友大都是中上层领导，掌管实权的大老板，我几乎每年去其公司几次，进行书艺交流。董事长深知共产党是杀人成性的流氓犯罪集团，痛恨已久。对法轮功群体十分同情和支持。我一旦到场，他必电告一些他的朋友前来助阵、求字，并事先做好“三退”保平安的准备工作。经他这么一打底，我再与那些人讲真相就事半功倍了，基本是百分之百的“三退”。

老板的善行和正念，也给公司带来了生机——眼看周围一些企业相继倒闭，而他的企业却越办越好。

法轮大法的超常，不仅给相信大法好的有正念的老板带来了福报，同时也使一些有正气的常人明白大法真相后帮助大法徒做好事、做善事。在我的圈内介绍百人以上来听我讲真相的就有好几位了。十几年来，不论在北京、保定，还是在大中小城市，进行艺术交流时，不同层面的人都有为大法讲真相的。

经一名医学教授介绍，我与一名常人书友去了一个县级市。在一排古建筑群中交流书艺，古建筑群的老板自称是在公检法都干过的老官员。其人快言快语，一说退党，立马就退。随后一名年轻的派出所所长也闻讯赶来求字。按老例子，我边应酬边讲真相，并反复叮嘱派出所所长不要迫害法轮功，多关心法轮功学员的生活与困境，多做善事、好事。他一一应答，还说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当我劝其退党保平安时，他说：“好！退！退！”

今年七月，一名建筑行业的大老板，以对大法赤诚的感恩 29

正气祥和。此时，一名兼任台湾在大陆建造的美术馆的馆长，又是一名当地有名的企业老板，当着众人的面，一边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边用手机播放新唐人电视台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节目和全世界起诉江泽民的正义声讨后，在场的人大部份都认为审判江魔头是迟早的事，报应是必然的。全都认可大法和“三退”保平安。其中一名五大三粗的公安便衣，象一名小学生一样笑容满面的接受了退党，并对我说：我已长期失眠，想求一副能使我心神安定的墨宝。我当即为其书写了善德宽洪内容的自作诗，并告诫说：在公安工作对人要善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如果你能做到了，你就不会失眠了。这位警察听后高兴的连连点头道谢！带上字满意而去。

对一些登门求字听真相的有缘人，我将其视为上宾对待，并视其情况和要求当面撰词，当面书写，当面劝退。我悟到：一副字算不了什么，一个人明白真相就是众多生命的得救，对这样的人不应该更加善待珍惜吗？随着修善能量场的不断向外拓宽，慈悲的力量也在扩大。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广，越讲越明，很多人，各行业都知道有个修炼法轮功的书画家，写字给钱不给钱、给多少从不计较，所以主动登门“三退”的人也不少。

有一个地级市的财政局副局长见到我便问：“你不是替人退党吗？”我说是。“那你就给我退了吧，我对这个共产党实在够了！”他说。

三、珍惜最后机缘促“三退”世人觉醒

今年春天，一位领导陪我去为一家企业写字。他所介绍的索字者多系政客，其中就有部队的政委、银行行长和政协常委。他们一听“退党”就变脸了，银行行长说：“叫我退党，永远不可能！”尽管如此，为了给他留下大法弟子的慈悲，有机会使他们再听到“三退”福音，我特别认真的为其创作，无偿的敬送每人两幅作品方握手告别。

打交道、讲真相的一幕幕呈现在眼前。借助这次法会交流，如果能让更多的公检法、“六一零”人员明白真相，让他们明白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世人得救、让尽可能多的公检法人员得救，也未尝不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审慎构思文章的题目和主旨，心里也求慈悲伟大的师尊开示，于是有了法会交流稿题目输入电脑后，不知为什么，眼泪止不住流下来，我想这是慈悲的泪水吧。

第一封真相信

言归正传，写给“六一零”人员的第一封信，是在二零零三年我被关洗脑班期间。二零零三年三月份的一天，和同修在乡下大白天挨户发资料，当发到一个村时，因我俩在配合上出了问题，起了争执，各干各的了，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了空子，被群众举报，我俩被抓，因在拘留所坚决不写“转化”书，之后又被关当地洗脑班长达十个月。

刚关洗脑班不久，当地“六一零”副主任（不长时间就提了主任）找我谈话，我借机给他讲真相，刚开始不敢给他讲高了，就讲大法祛病健身、提高道德、让人做好人。可他好像对这些不感兴趣，一上来就问：《转法轮》第三十八页上说“修炼的最终目的地就是得道、圆满”[1]，你还是说这个问题吧。我一看这个生命来头不一般，想深入了解真相，于是在之后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尽量展现大法弟子的慈悲，心里不把他当恶人（他当时已上了明慧恶人榜），并抓住机会和他讲真相，给他背师父的《洪吟》和有关经文。

记得当时我给他背“同心来世间 得法已在先 它日飞天去 自在法无边”[2]。我跟他讲：“我们是怀着共同的心愿来到人世间的，我只是先得法而已，希望你日后一定要修大法呀。”他每次都很感动，感慨的说：“我是上了你们的恶人榜的，怎么你不把我当恶人呢？”我总是说：“我们师父说了，世上的人都是我们师父的亲人，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亲人，能和大法弟子接触的人也是和大法和大法弟子有缘的人，因此，

师父要求我们大法弟子对你们要有溶化钢铁般的慈悲，这样才是真的为你们好，才能救了你们。”

后来师父在梦中点化我，他在历史上真是我的一个亲人，有一世他曾经是我的一个表哥，到我家里串门走亲戚……师父让我通过这种方式和他了愿、还愿，救度他。慈悲的力量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他在我面前完全变了一个人。在洗脑班后几个月，他指使洗脑班负责人员给我拿来《转法轮》，让我天天看。还给我打印师父的新经文，二零零三年师父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新经文，他都打印下来，让保安传给我。看了师父的新经文，增加了我破除旧势力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的正念和信心。

为了更好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尽快回单位上班，因我和同修是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在当时邪恶还很猖獗的时候，我们被抓后单位不敢接纳我们。有一天，他拿来一支笔和一摞信纸，让我给他写一封信，称呼就是某主任，详细写写是什么原因得法的，得法后身心的种种变化，以及为什么要坚持学炼等等。我一看这不是让我写证实大法美好的文章吗？机会难得呀！于是，就从我如何得法，得法后一身疾病全无，为什么在残酷迫害、电视上造谣诬陷频出的情况下仍坚持修炼，大法的神奇超常以及对每个人的深远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生动详细的讲述。

师父看我有一颗证实大法的心，还让另一名对大法很有善念的“六一零”人员给我偷偷拿来师父的《精進要旨》，我把大法与世人有关的经文也原封不动的穿插在真相信里，写明作者、出处，以震慑另外空间的邪恶，唤醒世人的良知。真相信写好后，“六一零”主任和相关人员看了，对我的文笔大加赞赏，还夸我的字写的好，其实我深知这是他们明白的一面了解真相后的喜悦。

我从洗脑班出来后好长时间才得知，“六一零”主任让我给他写信的真正用意是把这封真相信给我们单位的主要领导看，让单位领导明白我们是善良单纯的好职工，消除对我们的戒心，为我们顺利回单位上班打基础。单位领导看了信后，明白了真相，知道我们是真正的好人，之所以坚持修炼不“转化”，

现代书风，追求“时髦”丑书，其道德败坏且不能自拔。修炼后，我以法为师，不断的归正自己，尤其是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发表以后，我排除思想障碍，以大法“真、善、忍”为标准，销毁了近百幅自书草书和丑书作品，清除了一批收藏的带有邪党内容的名人书画，并从举办个人书展就是救度众生的误导中解脱出来，走出了一条用自己的书法技能，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路。

我讲真相的方法概括为三种：一是被邀请去外地写字讲真相；二是把求字者请到家里来听真相；三是借世人设宴在桌上讲真相。

前几年，一个地级市的领导请我写字，中午安排了一个特大圆桌上的聚餐。出席者大都是局级一、二把手及业主老板和报社记者、画家等共十四人。当时我求师父加持弟子，救度这些有缘众生，便对主持宴会的局长商量说：我想向大家说几句话，行不行？局长高兴的说：行！在大家的鼓掌欢声中我对大家讲了法轮功真相，所有在场的人除一人没做“三退”，其他人按顺序起名全部“三退”。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有缘人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而后，只要是与有缘人讲真相，我首先对众生讲清的就是：法轮功是“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家上乘高德大法，是真正救度众生的天法大道。“真、善、忍”是做人的标准，谁按照“真、善、忍”做谁就是个好人的标准，谁违背“真、善、忍”、迫害“真、善、忍”就是真正的坏人。江泽民一伙疯狂迫害法轮功，践踏“真、善、忍”，被其捆绑的中共各级官员被抓，全国已有二十一人万人被法办，大法给坏人的赎罪机会已经不多了。这样讲，一上来就能把听真相的人心抓住，再往下讲就像解蓑衣一样容易接受了。

一次我被一家私人美术馆邀请去写字。闻讯来索字者较多，其中就有两名公安和两名保安便衣也闻讯赶来求字。当然我不会因此而惧场，更不怕什么，来的都是朋友、有缘人和等待被救度的众生。我一边写字一边讲真相，整个场在师父的加持下

人送我宝书《转法轮》和《转法轮（卷二）》，并给我介绍法轮功。我知道了这是救命的宝书，抱着不肯撒手。

我脑萎缩已多年不敢看书，此时，我却捧着这两本书三天一口气读完了！这是生平第一次超越了自己，真是神奇。这是修炼的书，我立马决定：“我要修炼。”

随后我参加了集体学法炼功。一个月之内师父连续三次给我净化身体，消去业力。几个月后，多年的顽疾不翼而飞，我的身体出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心境、心性均得到了极快的升华和提高。我深知师父为我历尽艰辛承受了巨大的业力。我真心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的一切，没有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我活不到今天。

为了报答师恩，我于二零零零年先后六次到北京上访，证实法。其中两次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十多年来，我先后二十余次被非法关押，以至劳教、判刑，肉身遭受多次酷刑凌辱。

在起诉江泽民反迫害的高潮中，我多次真名在明慧网发表反迫害的文章，揭露江泽民邪恶集团利用恶党残酷迫害善良民众的罪恶，震慑了中共邪党政治流氓集团。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自己与人斗的邪党教育流毒，一个修“真、善、忍”的修炼者善心和宽容不够，给自己带来的后果。

我下决心修好自己，用修炼出的宽大胸怀和慈悲证实法。在一次次讲清真相促“三退”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一次现场疾书四十多幅，用词都是当场自撰自书，且自始至终站立书写，身体轻飘不觉得累，竟把看我写字的人累得精疲力竭，我却沉着冷静，不急不躁，挥洒自如，感觉有用不完的劲。难怪那么多人说：“先生快七十岁的人了，看上去才五十来岁。”也有说我四十来岁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炼法轮功的，是我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从一个脑萎缩无什么生存能力的半残废人，成为一名人们公认的在大法中修的无病一身轻的受益者。

二、排除障碍 善用书法技能讲真相救人

修炼大法前，我曾经掉在常人的世俗中，不知不觉的走入

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多的人。

后单位又把这封信转给我丈夫（因丈夫看我坚定修炼不“转化”，长时间关在洗脑班，要和我闹离婚），我丈夫看后也更加明白了真相，不忍心和我离婚了，就这样这一封真相信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救了一圈众生。

当然，我们在洗脑班也对照大法向内找，去除名利情等各种执着心，决定从心性上达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突破旧势力的安排。当时一个强大的信念支撑着我们：大法弟子只能证实大法，不能破坏大法，妥协和“转化”就是破坏大法，即便是让我们用生命证实大法也在所不惜，因此我们在洗脑班发正念、讲真相、绝食反迫害。当时的心性也是放下了世间的执着，放下对工作的执着，提出为了不让单位领导为我们担惊受怕，宁可辞职放弃工作，为了免于家人受牵连，我在丈夫送到洗脑班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后来才知道协议书是假的）。可能我们的心性达到了当时层次的标准，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在“六一零”主任的帮助协调下，我和同修没有“转化”就走出洗脑班，回单位堂堂正正上班，工资待遇没受任何影响。

这位“六一零”主任因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善行，得了福报，不长时间提了副县级，之后离开“六一零”到一权威部门当了一把手。在近几年里，为了给这位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我和同修还多次找到他，给他送翻墙软件、《九评》和真相优盘。

第二封真相信

大概是在二零一零年前后，这时候前边提到的那位“六一零”主任已经调走了。他当年的属下接替了“六一零”主任的位置。我在洗脑班被关的时候，这个新上任的“六一零”主任当年是专门负责洗脑班的头头，常驻洗脑班，曾经酷刑折磨过很多大法弟子。也真是巧合，他是我高中校友（在洗脑班说起来才知道的）。

二零一零年前后，我身边的一位同修被抓后从派出所走脱，流离失所一年多，为了帮助同修破除迫害，回单位正常上班，

也为了跟当地“六一零”、公检法人员更好的讲清真相，救度他们，我决定以老同学、老乡的身份，真名实姓落款给这个“六一零”主任写了封真相信，告诉他们大法弟子这些年来历经种种磨难，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的讲真相，发资料，劝三退，完全不是为了个人，更不是参与政治，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救，躲过劫难；劝他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将功补过，也会有美好未来。

写完这封真相信后，为慎重起见，我还让一位同修大姐帮忙修改、完善，同修建议信后面加上《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等劝善文章。这封透着大法弟子慈悲、真诚的真相信寄出去之后，不久他善意的传话给我们单位的纪委书记，说老同学（指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知道“六一零”主任如期收到了真相信。之后我在上班的空当，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单位找他面谈讲真相，加深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正念。

后来又听说他还把这封大法弟子写给自己的信公布给公安部门，不知他是为澄清自己呢还是授意警察不要动他的老同学，使这封真相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这位“六一零”主任和大法很有缘份，当地还有其他同修给他写真相信，面对面讲真相，跟他洪法，近两年得知他早已看大法书。当地两位同修因诉江被上面当作典型被抓，他主动提出放她们回家；在某一年快过年的时候，当地一同修拉着几个同修到乡下发资料，村委发现举报，被警察抓到派出所，就听到警察请示“六一零”主任，“六一零”主任在电话那边说：“快过年了，让他们回去吧。”

因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善念、善行，这位六一零主任也是得了福报，离开“六一零”，被提升到某局当一把手。

第三封真相信

第三封给公检法人员的真相信，是在近一年来营救被迫害同修的过程中写的。当时我地有三名同修被非法起诉到法院了。为了让法院法官、院长，检察院检察官、检察长，公安、国保、“六一零”人员明白真相，达到让法院撤卷、检察院退案、公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尊敬的师尊好！

同修好！

我是一名书画家，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一定的声誉。有人称我名家，其实我就是个不起眼的平常人，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二十多年来，很少参与集体书画活动，在名利诱惑面前，在书画腐败惊人乱相的今天，摒弃一切杂念，证悟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利用大法赐予的书法技能促三退救众生。

一、一个脑萎缩的半残废人 成为健康的真修弟子

我从小多病，约六、七岁时，玩耍从一个陡坡往下竟跳进了一个近十米深的沟壑中，头撞在石头上，昏迷很久才苏醒过来，留下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十几岁时感染伤寒，连续三年每到发病季节就持续高烧不断，冷时全身颤抖，盖被也寒。头痛似脑裂，哀声不断，却无钱医治，只能熬着。由于时间长，热寒伤，引起脑细胞死亡，出现永久性智力低下。

因此，从小学到高中，数理化与我无缘，我听不懂、记不住，常恨自己先天不足。但我感恩上苍，命中注定我书画超群，无论在哪都被他人重视。我从一个农村贫寒的孩子，历经农转非。但混在邪党队伍里，积劳成疾，尤其是脑萎缩使我常年头痛眩晕，耳鸣，反应迟钝，性情暴躁，智力全面下降。看书不超过五分钟脑疲力尽，头晕目眩，难受心躁，常以头着地，脚朝上，倒立于墙上，以缓解暂时之痛苦。晚上睡觉前让妻子以重拳猛击我的头顶半小时后方能入睡。受不了时，常以后脑勺猛撞墙壁，卧躺时就用头猛扣床头或用手狠抓脖颈，攥拳猛打头颅。此外还有腰椎盘突出，胃溃疡、鼻炎、气管炎、心脏病等折磨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

不能适应社会，平时少言寡语，说了上句没了下句。常常三件事情忘两件，所以工作中依靠随时做记录才能维持，否则就会丢三落四。

难忘的一九九六年六月，我的生命有了希望——单位负责

他的责任，他却很不情愿承担责任，住院费他不交，我们花了五千多元，他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直不出面。处理事故时，也不搭理我们，只和交警队长说话。连旁观者都感到不平，说：伤到这样，不光要向肇事者索赔，还能评上三级残废，并答应不用我出面他给我办。因我是修大法的，我没这样做。师父教导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我知道他不是有意撞人的，出了这样的事情，他心里肯定也是不好受的，我不会讹他的。所以在处理时，我没向他索赔，也不要什么残废金，我的身体能很快的恢复到和原来一样了，又能出去讲真相救人了，又能参加集体学法了，这比什么都好。

摩托车报废了，为外出讲真相，自己又花了四千多元钱买了一辆新的。真的和医院那个主任说的：“如果都能和炼法轮功的人一样，这社会还好了呢！”如果不是学了法轮大法，发生这样大的车祸，搁个不修炼的人去医院住个两、三个月都不出来。我第一天在医院住了六个小时就花了五千多元钱，这样算下来得花多少钱呢？再加上误工费、护理费、摩托车损坏赔偿费，那得多少钱哪？我没有那样做。

通过这件事情，那个在医院实习的小同修和我们也联系上了，也有了一个学法修炼的环境了，真是感谢师尊的良苦用心。

希望众生看到我的经历，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只有这样大难来时命才能保！

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示深深的感恩！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我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修炼圆满，跟师尊回到自己真正的家。

谢谢师尊！

谢谢同修的帮助！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芝加哥法会〉

走出了自己一条讲真相的路

文：大陆大法弟子

安部门放人的目的地，营救小组协调人让我给他们写一封真相信，让迫害同修家属面对面送给公检法人员。

我知道责任重大，这封真相信的质量要求很高，跟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要从大法的基本真相讲起，全面讲清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被迫害，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制止迫害，公检法人员参与迫害的后果，以及全国各地法院、检察院退卷、撤案的实例等等。

在写真相信前，我求师父加持，给弟子智慧，结果智慧和灵感来了，就写了《提请××法院对法轮功案件退案的意见和建议》的真相信，大法的基本真相、洪传世界真相以及为什么被迫害的真相，在明慧台历里面都有，语言风格非常慈悲祥和，很适合给公检法人员看，于是，我就把台历里面的真相内容按逻辑穿起来，这样大法基本真相的内容就很全面了。

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顺利写完真相信。在真相信里，着重体现大法弟子是为了救度众生才做的这些讲真相的事，公检法人员也是要被大法和大法弟子救度的可贵的生命，希望他们能认清形势，顺应天象变化，主动弥补罪过，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真相信写好后，几位协调同修又补充、完善，完善后的真相信没有任何过激的语言，语气平和慈悲，打印多份交给被迫害同修的亲人同修。在当地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几位家属把真相信堂堂正正送到当地的法院、检察院，同修们还积极配合，把真相信寄到人大、政协，公安、“六一零”等部门。这封真相信公检法人员当面接收后，没有引起任何负面反映，没有给当地同修带来安全隐患，在一定成度上完成了我们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向当地公检法人员全面讲清真相的愿望和使命。

弟子叩拜师尊！

感恩师尊给予弟子的一切！

合十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了愿〉

老人重伤自愈 医生心服大法

文：山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尊敬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今年七十九岁，已修炼多年。我心中牢记自己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牢记自己来世的重大责任，几乎每天上午都和老伴外出讲真相救人，中午回家后也不做饭，也不觉饿，随便吃点水果什么的就算一顿饭，然后就抓紧时间学一讲法。下午去离家五、六里地的同修家参加学法小组学法。晚上吃完饭发完六点的正念，再学师父其他讲法。时间安排的非常紧凑、有序，不敢出现一点的懈怠。

几年一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别人看来，我们夫妻俩是比较精进的，我们自己也这样想的，特别是晚上发十二点的正念，从明慧网通知开始，这些年我们从未耽误过一次。每天早晨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从未间断过。我们虽然都是快八十岁的人了，但我们从没把自己当作老人看待。骑上摩托车外出讲真相，不比年轻人做的差。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今年我竟然遭遇了一场重大的车祸。

我就给大家讲讲我的这段特殊经历。

七根肋骨断了

今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七点半左右，我和老伴准备去远处讲真相。当我们刚行驶到大道上，突然对面一辆轿车直接朝我们撞来，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被撞翻趴在地上不省人事。老伴伤得轻，只是左腿撞掉了一块皮。当时她正念很足，口气很坚定的说：“没事！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求师父救你！”可不管她怎么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无意识，已经奄奄一息。过后老伴告诉我：车祸发生后，是围观的人打电话叫来了“120”救护车，把我拉到了医院，直接就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当即下了病危通知书。这时才八点多。

一会儿就劝退了四个人。以前反对大法的也不反对了，喜欢争论的也不争论了。这一路上，两个小时就劝退了十二个人。

通过这件事情，使我对师父讲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1]这个法理有了一些认识。

拆线回来，脸上的擦伤处结疤的皮很快都退下来了，掉下后，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曾经受过伤。谁看见都说神奇。

从受伤的第三天，我就正常的学法炼功，第四天就能站起来正常炼功了。大约十二、三天就能下楼来回走了，虽然暂时还不能外出讲真相，因为摩托车都报废了，身体还有点颠痛，在家中和正常人一样，谁看见都称赞大法的神奇。

向内找归正自己

这次车祸我被撞的很严重，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很快的走过来了。虽然是对方的全责，但是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通过这件事情，我深深的感到：修炼就是修好自己，一定要踏踏实实修，才能真正起到证实法的作用。在师父正法的最后时刻，我还能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我一定有很大的漏自己没有觉察到。我需要赶快的归正自己。

我静下心来认真的向内找，认识到了很长的时间我光顾救人，追求救人的数量，不知不觉的起了干事心；有焦急心，资料发不完就着急，有人不退也发急；讲真相遇到说大法不利的话的人，嘴上说怕他们说不好的话造业，其实心里有怨恨他们的心；“三退”人数多时心里高兴，是欢喜心；退的少时心里觉得过不去，讲真相不是为让人明白大法的真相为主，而是以“三退”人数为重，不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

认识到不足后，我加强发正念力度，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以法为师，把路走正。

保险公司到我家调查取证时，我和他们讲了真相，并讲了我们对此事的态度，来人也非常的赞成大法，也做了“三退”。

到交警队处理事故时，才知道肇事者是外地人，虽然都是

到了第七天我去医院拆线（左眉头受伤缝了七针）。一到医院，那些医生见到了我，惊奇的对我说：“大爷，您怎么好的这么快？”我告诉他们说：“我是回家炼法轮大法炼好的。比在这儿恢复的快吧？”

不用我再多说些什么，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大法的超常和神奇！结果，当我劝他们“三退”时，都很痛快的退了。当时，在外面有两个来看病的人，看了我受伤时拍的CT片子，也很痛快的退出加入过的中共组织。

随后，我们又上了二楼重症监护室，还没等进去，就看到了当时护理我的那个小护士，她看了我后一愣，随后，看我身体恢复的这么快，既高兴又惊讶，我也借机和她讲了大法的真相，她很相信，感动的：“法轮大法真是太超常了！”她马上做了“三退”。

同修问她：如果不出院，在这里七天能恢复到这个样子吗？她痛快的说：“不可能！”说完，她象孩子似的连蹦带跳的跑到科室告诉同事们：“那个老爷子来了，他这么快就好了！”我们一按门铃，主任高兴的出来迎我们。同修和善的对她说：我们来感谢您！你们能为民众着想，这是你们医院良好的医德医风，我们感谢你们的善心。但是有些超常的东西，你们没有接触过。我哥哥当时是不省人事被送进医院的，现在的状况你们看见了。在外面，这样的事多去了。还有被撞成粉碎性骨折的，回家学炼法轮功，时间不长就恢复了。象我哥哥这样的，要在你们这里治疗一个月恢复到这个程度，你们肯定得到处宣扬。医学再发达能与大法比吗？主任认真的听完后，点了点头说：“是。”同修说：“才七天，恢复的这么快，你说神奇不神奇？”她连连点头说：“是！”这位主任很认真的做了“三退”。即使那个曾因不信而诽谤师父的，我们临别时，她也喜笑颜开的送我们。

回到家门口，看到很多在外面买梨的邻居，他们都知道我们炼法轮功，以前和他们讲真相都不相信，这次看到我拍的CT片子，知道我的情况后，都觉得很惊奇，也都说太神奇了，

将近十一点钟，我醒过来了。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在哪里？这时，那个给我清理口腔的护士对我说：“大爷，你可醒过来了，你断了七根肋骨，伤得很厉害。这是重症监护室，我们正在抢救你。”我头脑完全清醒了，赶忙打听我老伴的情况。他们说：“你老伴没什么事，回家给你拿钱去了。”我一听，就想起床回家，无奈我的四肢都被绑起来了，小便处、鼻子里等处插了多根管子，全身接上了很多仪器。这时我就有了一念：“这不是病，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呆在这里。”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快救救我！”这时老伴回家拿钱回来了，还找来了几个同修帮忙。

老伴交上了七千元钱后，就和同修在重症监护室的外面发正念，也诚心的求师父把我救回家。三点钟，医生才让老伴进了重症监护室，其他人不让进。大夫很严肃的、反复给老伴讲我伤重的情况，并嘱咐老伴劝我一定不能出院，说如出院，马上会有生命危险。还说：“即使在里面，也不敢保命，如果要出院，你得给我写保证，出了人命我们不负责。”老伴听后，马上答应，要求出院。

病房的大夫一看留不下我，很不高兴的把外面的同修放进来，他自己离去了。一个实习生小伙子知道我们是炼法轮功的，就跟在老伴身边不离开。门里面有一男一女两个实习生，同修就去给那个女孩讲真相，劝“三退”，但她不接资料。同修就把资料发给了那个小伙子，他痛快的收下了，并说他家里也有炼法轮功的。接着把A、B两个同修放了进去。医生和护士都和她们说：他伤的太重了，不能让他走了，这口气上来，下口气不一定能上来。A同修跟医生说：我哥哥在这里一点饭不让他吃，他心里不好受，也不会配合你们。他们一听傻眼了，也无话可说了，只好答应让我出院了。但是，什么担架床工具设施也不给，就让我这样子往外走。

一边的B同修有些看不下去了，说：“别的医院都供给担架，交上身份证，用完送回来。你们这里要出院怎么什么都不给，这么重的病人，让我们怎么下去？”病房的主任一听，觉

得院方是有些亏理，就说：那边有个轮椅床。同修推来轮椅床靠在我住的床位上，三个同修往上搬，可怎么也搬不动我，因伤痛的很厉害，天气又热，我全身的汗水象水洗一样，两个好心的护士来帮忙也没能抬动我。A同修有些焦急的说：要有个小伙子帮个忙就好了。主任指着那个实习生对同修说：那不是有个小伙子吗？小伙子赶快过来，六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我抬上了轮椅床。

师父显神威

上电梯后，同修A一直和小伙子讲真相，到了车跟前，小伙子一看在外面车上等待的还有同修，激动的说：这都是同修啊！同修回答是，他高兴的说：我也是炼法轮功的。他把手机号、姓名都给了同修。

这时，我想上车，可是身体一点都动不了，一动钻心的痛，我想找“120”把我送回家，但同修们看我：满脸流血水，缝的伤口也流血，两手也都是血水，肺被断肋骨扎的呼吸困难。临出门时，一个大夫跟A同修说：回去一看不好，赶快送回来，实在伤的太重。B同修有些担心的说：“120”拉回去，也上不了四楼（我的家）。A同修坚定的说：坚信师父，一定能上去！可是去找“120”时，人家不去送，说只能往医院拉，不往外拉。碰上一个医院的大夫说：她认识一个能往外拉的，可怎么也找不到。同修们悟到：可能我们不应该坐医院的车，应该坐同修的车回家。结果，同修们很顺利的把我扶上了车，一路上也没有感觉遭什么罪。

到了我家的楼下，我看到有邻居们都在那里乘凉，当同修们把我扶下车，走到楼梯跟前时，我右腿会动。而左腿一点不会动。第一阶楼梯，几个人，拽胳膊的，抬腿的，费尽力气才上了两个台阶。这时，D、C两个同修在后面看着说：这哪行？这四层楼，这样的上法，得什么时候能上去？得让他自己上！听了同修的话，我悟到：我们可有师父呢！此念一出，我马上感觉身心轻松了，一步两个台阶，我好像还从来没有一步迈两

个台阶的呢。就这样，我一会儿就上到了四楼，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当时，我就觉得有人在后面推我似的。我知道，是师父在推我。我对师父无比的感激。

回到家后，躺在床上，浑身疼痛，呼吸困难，骨折的左边身子一点也不敢动，我在心里虔诚的求师父帮忙，让我能马上起来炼功、学法、发正念。师父真的在我跟前，我虽然遭罪，却一天也没有停止炼功、发正念、学法。炼功时，虽然动作不到位，但我坚定正念，不把自己当重伤的人。大法显神威，在炼第二套功法时，过去总感觉半小时时间很长的，而这两天炼时，只感觉一瞬间就炼完了，我知道，是师父怕弟子承受不了，给我推快了时间。

炼到第三天时，左侧身体，从腋下到腿部全部呈现象黑布一样的淤青，且淤青的皮肤又硬又厚，左腿肿的直径有一尺粗，脚趾甲都乌黑，我不为所动，就坚信师父，心里一点也没害怕，有师在，决不会出任何事的。

身体一天天恢复的很快，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要去医院证实法，请师父加持弟子。”结果我和正常人一样，不知道的人，根本也看不出我受过重伤。听知情人告知：因为那天我强行出院，医生没留住我们，等我们离开后，那些医生护士因受邪党谎言毒害，不明真相，说了一些对师父和大法很负面的话，说我们都是些痴东西，叫人家撞的都不行了，也不住院治疗。住院又不用他自己掏钱，在这里治疗脱离危险后再回家多好……

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正好被来检查工作的正副主任碰上了，了解了情况后，那位正主任很严肃的说：你们在这嚷嚷什么？要都象炼法轮功的人那样，这社会还好了呢！副主任也接着说：你们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出一本书能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学！听到两位主任的话后，那些医生护士都闭口不说话了，想必主任的话引起了他们的思考。

神迹让人心服口服